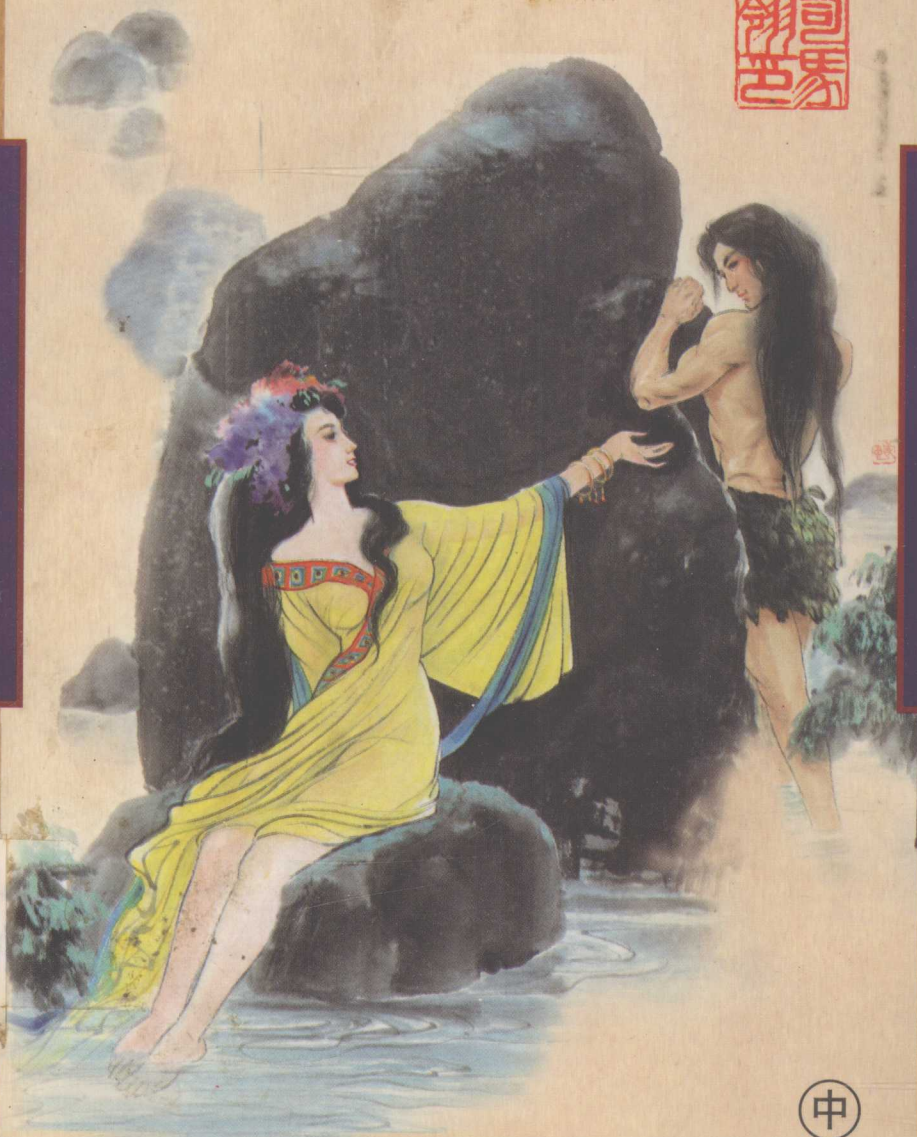


# 旗云柱铁



司马翎武侠精品系列  
18

【台湾】司马翎著



【司马翎武侠精品系列】

(18)

# 铁柱云旗

中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## 第十六章 生妒恨妖女怨报恩

赵岳枫想起一梦头陀懂得解毒疗伤法门，只要恢复神智，能够运功就可以完全恢复，连忙接口道：“不妨事，只要能够回醒就感激不尽了！”

那黄面小厮不再多言，运气调息一会儿，又用手中雄鸡去吸一梦头陀面上的伤毒，等到鸡身一半变绿之时，又运上乘内功迫出毒气。

这一回竣事之后，黄面小厮现出萎顿倦乏的神情，但毫不迟疑，又如法施为。

当下将一梦头陀面上所有的伤口蛛毒完全吸消，缓缓退开一边，也不运功驱除鸡身所吸的蛛毒，收藏起来，径自趺坐用功。

活室中不久已经完全黑暗，赵岳枫手指轻轻按在一梦头陀眼帘上，直到发觉他眼珠转动，便扶他坐起，靠着墙壁，在他耳边轻轻说出经过，便不再扰他运功。

翌日中午时分，那黄面小厮才功行圆满，两眼回复了奕奕神采。赵岳枫向他再三道谢，心中却不免暗暗讶异此人内功委实精纯深厚，虽是耗去大量的元气真力，却能在一夜之间就恢复了大半。

这时滕圭身边放着的木枝已经所剩无几，他已经尽量樽节，毒蛛一退，就弄熄火头。毒蛛一动，就重新点燃。

单水仙一直躲在赵岳枫身后，她并不怕那黄面小厮或文开华会伤害她，而是害怕他们锐利的有刺的眼光。她猜不出他们两人的眼光为何如此令人可怕，那黄面小厮的且不说他，只是那文开华本来对她很好的，这刻却似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……

赵岳枫低声问道：“二妹，你看那木枝还能使用多久？”

单水仙迅速答道：“最多支持到明日上午就通通用完啦！”

赵岳枫沉重地轻喟一声，道：“还差一日，一梦大师始能恢复功力，唉，即使有路逃生，这三日之内也不能碰触他的身体，以致惊动了老人家而功



败垂成，这怎生是好？”

单水仙宁可和他闲聊扯搭，以免老是被文开华和黄面小厮的目光刺得浑身不安。当下道：“待妹子想一想，或许有法子补救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她道：“只有一个法子，但怕不切实际！”

赵岳枫道：“快说来听听！”

她道：“一梦大师正在运行的拔毒疗伤奇功你早就晓得了！依道理想来，你应该可以想出插手之法，以精纯内力助他暂行封闭各处要穴，这样你就可以碰触移动他的身体了！”

赵岳枫面露喜色，道：“二妹真是女诸葛，聪明绝世，这法子我竟没有想到，真是惭愧的很！”当下默默凝思，他原是武林高手，目下功力强绝，只要想出门诀窍就行，毋须考虑功力不足的问题。这武学道理，脉络原是相通的，赵岳枫寻思不久，心中就有了答案。

蓦地发觉一个难题，那就是若要插手助一梦头陀封闭要穴的话，必须时间充裕，不能临时下手。可是若是门户忽然开放，外有强敌，内有毒蛛，必须立刻冲逃，哪里有余暇为一梦头陀施功行法？怪不得单水仙当时说是不切实际，果然没有什么用处。

单水仙察貌鉴色，已知一切，却不再说此事，无话找话道：“小妹被困秘府多日，久已不见外面风光，颇为思念。大哥曾经到过山巅，能不能描述上面的景致与我听听，借以聊慰渴望之情？”

赵岳枫心中泛起一阵怜爱之意，道：“这有何不可？”当下将山巅上面详细情形说出来，至于被白霞道人奸计所骗之事，早就说过，不必再提。

单水仙听到山巅上那口巨钟的钟架微见倾斜，大感兴趣，详细追问一遍，然后陷入沉思之中。

他们两人喁喁细谈，神情亲密。那黄面小厮和文开华都不住地瞪视他们，目光中充满了说不出的妒恨。赵单二人却不看他们一眼，这一来使得他们更加忿恨。

漫漫长夜来临，活室内人数虽然不少，但寂然无声，单水仙似是想得疲倦，偎在赵岳枫身上沉沉睡熟。

那上通山巅的圆洞中终于透下一丝曙光，滕圭熬了两昼夜，分秒不敢松懈，饶他乃是武林高手，功力深厚，这会儿子也觉得支持不住，眼皮沉重，偶尔合上双眼，身体前仰后合。

曙色渐明，忽然间一声惨叫，将室内所有的人都惊醒，各各睁开眼看

时，只见那毒蛛已经蹲伏在石门当中，两爪勾抓起北邙幽灵滕圭的身躯，送到口中。

赵岳枫目睹这等可怖的情景，不但不畏缩，反而怒火冲冠，推开单水仙疾纵上去，抡起沉沙古剑，砰一声斫在巨蛛另一只长爪之上。

那巨蛛虽然现出疼痛之状，长爪颤摇，但另两爪却不停止动作。眨眼间已将滕圭的头部送入口内，喀嚓一响，血光喷溅如雨，原来一颗头颅已经和身躯分了家，赵岳枫大喝道：“孽畜敢尔！”挥剑斫去，势凶猛。

那沉沙古剑虽是长大沉重，但妙就妙在剑发之际不带一丝风声，要等到击中敌人之时那阵啸风破空之声才突然响起。而那时节赵岳枫如若第一剑落空，已经发出第二招，敌人若是全仗听风辨位的话，非立时挫败不可。

他这第二剑猛斫巨蛛头面，侧身抢入。这时风声激响，却是第一剑的劈风之声。那巨蛛双目已瞎，全凭听声及剑上劲风以辩察敌人来势。这时另一只利爪忽然地弹出，却弹个空。赵岳枫的沉沙古剑已自结结实实斫在它巨口下面部分，砰的一响，绿光微冒，将他的沉沙古剑弹震回去。

赵岳枫空自功力通神，但情急过甚，再者此剑与寻常长剑大不相同，仓促间竟化解不了震回来的力道，身形不禁被古剑荡回之势扯得噤噤连退四五步。

却看那鬼火毒蛛此刻也迅快地退到石桥末端，凭险拒敌。

赵岳枫握稳了沉沙古剑之后，眼看那巨蛛又将滕圭尸身送入口中，心头涌上一阵作呕之感，浑身热血也被这种惨酷可怖的景象激得奔腾迸涌，虎目圆睁，威光四射，正待上前与巨蛛一拼。忽听单水仙急急叫道：“大哥快回来，我教你诛除巨蛛之计！”

这句话比什么都有效力，赵岳枫立即纵到她身边，道：“二妹何以教我？”

单水仙道：“你附耳过来。”赵岳枫剑眉轻轻皱了一下，心想这等话还怕别人听去不成？但也不暇多说，俯到她嘴边，单水仙伸出双手搂住他的脖子，细声道：“小妹已经想出逃出此地之法……”

赵岳枫一听她话不对题，正待追问杀蛛之法，单水仙纤纤十指在他脖子上面颊上轻柔抚摸，道：“大哥别心急生气，小妹实无杀蛛之法，但如果不这样说，你一定不肯回来。小妹纵然想出逃生之计，也是枉然！”

赵岳枫听她说时，心中勃然而怒，但她手指轻柔的动作却令他一时发作不出。只听单水仙又道：“我怕你耽误了时机，害了一梦大师性命。现下正

好趁巨蛛惊退时，你快点下手替一梦大师封闭要穴，暂时停止体内真气运转，才可以把他一同救出去！”

这几句话可就深深打动赵岳枫之心，当下颌首道：“好，但怎生逃得出此地？”

单水仙放开手，道：“那个不用你管，你快点动手！”赵岳枫不敢怠慢，盘膝坐在一梦头陀对面，运功调气，然后用玄功将话声化为一道细线送入一梦头陀耳中，道：“晚辈这就要以本身功力助大师封闭要穴，以便逃出生间……”当下将如何下手之法告知一梦头陀，便伸出右手，骈指如戟，轻轻点在他胸口璇玑穴上，一股精纯内力从指头上透传入一梦头陀体内。

这边厢单水仙走到文开华和黄面小厮身边，只见他们二人都面向石壁，不敢瞧看那毒蛛吃人时的残酷可怖景象。她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两位胆子何小，就像女孩子一般？”那两人听了这话，身躯一震，竟齐齐转头看她。

单水仙又道：“来，来，我们赶紧设法离开此地！”文开华失声道：“离开此地？这话可是当真？”他虽是男子装束，但身形纤小，眉目姣好，声调柔软，无一不似是个美丽姑娘。

单水仙走到角落处，他们也急忙跟到。她指指从上方吊下来的铁环，道：“有烦两位用尽平生功力，扯动此环……”

黄面小厮秀眉一扬，道：“此举徒然使巨钟长鸣，有何用处？纵然将绳子拉断，也逃不出此地！”单水仙脸色一沉，道：“你们再延误的话，巨蛛便要出来啦！”那两人一听登时面色发白，齐齐伸手抓住钢环，运足功力向下力扯！

山巅上巨钟大鸣一声，响彻云霄，悠悠钟声，缭绕于武当山庄无数峰峦之间。

活室内的文开华和那黄面小厮运足功力猛扯，两人的内力从绳子上直传上去，忽地一松，两人饶是一身武功，也立足不住，翻跌地上。

单水仙叫道：“快快放手！”

那两人赶紧放开手中钢环，奇事突生。只见这枚钢环蓦地自动升起，锵的一声，碰在室顶石块上，发出一溜火星。

那个垂下钢环绳索的小洞比钢环略略大了一些，那枚钢环在室顶石块碰了一下之后，就缩入小洞之内，只听锵锵之声不绝于耳，一路向上升去。一听而知这枚钢环乃是被一种力量扯了上去。单水仙面色万分紧张，两眼却向那透入天光的圆洞凝视。

文开华和黄面小厮不禁跟着她的目光望去，片刻间一阵奇异声浪传来，似是有一样钢铁制成之物，打山巅顶向圆洞飞下来。

眨眼间果见一点黑影急坠下来，黄面小厮和文开华都急急纵开一旁。

当的一声大响，震得众人耳鼓生疼，地面上也自火花飞溅，声势之猛烈，的确骇人已极。

震响之声犹自晃漾众人耳中，单水仙已经大喜叫道：“行啦，行啦……”回头望望赵岳枫，只见他还坐在一梦头陀对面，闭目不动。两个人的神情都庄穆异常，似乎这一切声响变故都不曾惊动他们。

单水仙那颗心忽然一沉，背上冒出冷汗。转眼一瞥，只见那黄面小厮当先向圆洞上纵去，长臂一抄，已抓住空中悬垂下来的一条绳索。

文开华回头踌躇一下，便自纵身而起，也抓紧那条绳索。两人迅快向上攀援，瞬息间已上去二十余丈，人影越来越小，不久就剩下一点点。

单水仙大起胆子，向死门内一看，只见那只形相可怖的巨蛛近口处染满鲜血，那么大的一个活人，已经完全被它吞入腹中。

她不敢再看，却仍然仿佛见到巨蛛抓爪舞足，似是要走出来。

活室中对正圆洞的地面上有一个铁的钟锤，系住一条不知是何质料的细绳索。文开华等二人正是沿此细绳攀援上去的。

她急得眼泪都淌出来，举手掩住面孔喃喃道：“毒蛛啊，你先把吃了吧，别伤害我大哥。唉，我虽然推究出武当前代祖师自己留下万一的路，但空自放走了大哥的敌人，我们仍然逃不出去……”

忽然一股力量箍在她身上，单水仙只吓得肝胆皆裂，呻吟一声，便待昏倒。

但耳边却已响起一个声音道：“二妹，你为何不赶紧爬上去？”

她的三魂七魄又回到躯体中，呐呐道：“大哥……大哥……”

那声音又在她耳边响起来，道：“一梦大师已经封闭住全身要穴，再也不怕惊动。你是怎生知道如此一来会有长绳垂下？啊，原来是将巨钟的铁锤扯断，带着长绳掉下来的，这条绳子无疑就是那枚钢环的长索了！亏你推究得出这中间的奥妙。”

单水仙忽然想起那只蠢蠢欲动的巨蛛，登时又魂飞魄散，暗恨赵岳枫不知缓急，这个当儿还在谈论这些不要紧的事！然而她自己偏生口噤难言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
只听赵岳枫又道：“这个发现真是巧妙绝伦，若不是我告知你上面的形

势，你纵然再聪明十倍也想不透！”

单水仙好不容易迸出一句话，道：“快去啊！我的大哥……”

赵岳枫并非傻子，一听她口气急促惊慌，便知她心心念念都在那只毒蛛身上，是以吓得话都说不出来，当下开心地笑一笑，道：“用不着紧张，我还得想想怎生将一梦大师带出此地——”

单水仙恨得银牙紧咬，心想现下还在慢慢的想，等到毒蛛出来的话，可就悔之莫及了！

只听赵岳枫又道：“二妹，你自己缘绳而上行不行？”

单水仙心中答道：“我四肢皆软，眼看离死不远了，哪里还有气力缘绳上去？”然而口中却答不出来，只能够叹一口气。

赵岳枫见她骇成这种样子，心中不忍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二妹，那只毒蛛已经僵卧不动，不知是死了还是睡着，你害怕什么呢？”

这句话比符咒还要有力，单水仙登时恢复神智气力，睁眼一看，那只毒蛛巨大的肚子搁在石桥上，诸爪软垂，极像是已经死去模样。

她随即悟出赵岳枫故意多说废话，敢情便因见她害怕得魂不附体，故意戏耍于她，不禁撅起嘴巴，道：“你好，我总有机会回敬你一次！”

她猛然省起已经有两人缘绳爬上去，心中大急，道：“大哥，小心这条绳子忽然上升，那时，我们当真要被活活困死在这间石室之内了！”

赵岳枫看也不看那条绳子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怎么会？二妹想骇我也不是这么一个骇法。”

单水仙发急道：“唉，人家爬了出去，难保不会把绳子扯上去啊！”

赵岳枫心中一动，转头看时，只见那条绳子已经上升老高，末端那枚钟锤晃晃悠悠已经到了圆洞口，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浑身冰凉。

他目下武功已非同小可，眼力也随之增强，是以这一眼瞥去，已知绳子上升速度极快，自己虽是轻功神妙，也无法追上。是以试也不试，只是目瞪口呆。

单水仙这时自然也看见了，轻叹一声，道：“大哥还以为小妹开玩笑么？”

赵岳枫跺脚道：“唉！唉！我真该死，竟没有想到他们如此卑鄙狠毒……”

他转目望住死门内的毒蛛，接着道：“为兄这就趁机上前试上一试，也许能将毒物除掉。暂时便可得保性命，无论如何，为兄都得设法让二妹逃出



生天!”

他口气神情都极是坚毅肯定，单水仙心中一阵感动，但觉满腔柔情如水，恨不得都倾注在赵岳枫身上。

她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但大哥这一上前，说不定反倒将昏睡中的毒蛛惊醒，如若大哥发生意外，叫小妹和一梦大师如何是好?”

她说话之时，心中推想出一个道理，芳心大是宽慰，本想立即告诉赵岳枫，但记起他刚才要弄自己，便改变了主意，轻轻叹息一声，又道：“这毒物必是被人血迷醉，暂作昏睡，只怕顷刻工夫，就得回醒，那时我们没有一个逃得性命!”

赵岳枫凛然道：“只要为兄有一寸气在，这毒物绝不能作害到你们……”

单水仙道：“但它吃过人之后，毒威立增，大哥虽是神勇盖世，其势也难与这等天地间奇毒之物抗争!”

赵岳枫一想到她和一梦大师的性命，便大为英雄气短，心中极为难受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唉，都是为兄该死，若是赶紧动身，他们也来不及把绳子扯上!”单水仙道：“大哥勿须自怨自艾，待小妹变个戏法教你解解闷如何?”

赵岳枫哪有看戏法的闲情，但这刻也无可如何，只好唉声叹气，表示心中烦恼。

单水仙道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绳子赶快垂下来，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此敕……”

赵岳枫心想二妹也许急出毛病，神智不清，当下怜惜地按住她的香肩，道：“二妹你怎么啦?”

单水仙纤指一点空际，道：“大哥快看我的戏法。”

赵岳枫不忍违拂她的说话，当即顺她手指向上望去，这一望即不觉呆住，原来那枚钟锤晃晃悠悠吊在空中，果然垂了下来。

他皱眉道：“这是什么原故?”

单水仙道：“这是我施的魔术呀!”

赵岳枫摇头道：“别开玩笑，也许有诈……”

单水仙道：“大哥你怎的失却平日聪明机智了?这自然是他们不忍害死了你，所以又把绳子放下。”

赵岳枫愕然道：“我?”随即一笑，心中道：“不忍伤你才对!”不过他为人忠厚多情，不忍得对二妹针锋相对，是以只笑一笑，没有把话说出口。

单水仙窥破他的心思，道：“大哥你可知道文开华虽是不想害死我们，可是他做不了主，还得听那黄面小厮的命令！”

赵岳枫道：“是么？那小厮是谁？文开华现下已列入四奇之内，地位崇高，权柄在握，难道地位还不如那小厮……”

他略略一顿，又道：“不过这也难说，我这几日心忧一梦大师毒伤，是以不曾好好寻思视察。唔，那黄面小厮样子很像武宫主，说不定是她的兄弟！”

单水仙笑得前仰后合，道：“什么兄弟？她就是武宫主啊！我早就瞧出她是个女子，初时还不敢肯定，但后来看她威权甚重，连文开华都处处迁就听从，是以猜出是武宫主改扮！”

赵岳枫还自惊异思忖，单水仙道：“快去吧，说不定她忽然变心收起绳子。你要晓得俗谚有道是最毒妇人心，她在妒念激发之下，也许会改变心意！”

赵岳枫也没有研究她说的什么妒念，应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快走！你先上吧！”一俯身抓起一梦头陀，背在身后，解下腰带，将他缚牢在身上。

单水仙从身上解下一条长带，先在自己臂上缚紧，另一端则缚在赵岳枫那条腰带上，中间尚有八九尺之长，道：“你先上吧！如若妹子先上，只怕他们要施暗算，你也无法袒护……”

赵岳枫瞠目道：“妹子说得是！但千万小心！”当先纵上寻丈，拉住绳子，然后迅快缘绳而上，低头瞧时，只见她也跟了上来，双手并用，甚是快捷，料来纵是高达百丈以上，仍可应付。

两人一前一后向上攀缘，不久工夫已上升了四十余丈，单水仙可不敢向下看，再者她已有长带紧缚在赵岳枫身上，增加了不少胆气。

再上升了十多丈，赵岳枫见她速度减慢，当下停住身形低头道：“二妹，你把绳子绕紧在臂上，你可以休息一会儿，手掌可疼么？”

单水仙照他的话做了，吊住身躯，缓一口气，道：“我还有气力，就是掌心发烫，手皮都破了……”

原来她内力虽是深厚，一身气力自然而然能够源源而生，不觉疲倦，可是她没有正式练过武功，皮肉仍然十分娇嫩，故此那条细绳已把她手掌勒破。

赵岳枫道：“你设法撕下衣襟，包扎住手掌，那样会好受得多……”过了一阵，两人又开始上升，到了离上面只有二十余丈时，抬头已可望见上面

的两人俯身在洞口向下探视。

正在看时，两条绳子忽然开始晃摇。赵岳枫讶道：“他们想干什么？”

单水仙道：“人家晓得大哥你一身武功极是高强，所以摇动绳子。大哥你是决不会失手掉下去的，但我却说不定。”

赵岳枫惊道：“什么？他们竟是存心使你失手掉下？太狠毒了，可恨，可恨……”

绳子越荡越急，赵岳枫和单水仙两人附在细绳上，环绕宽阔的石洞飞驰急促。赵岳枫身在半空，虽有一身高深凝厚的功力，却也无法施展。

两人越旋越急，不时碰到石壁。单水仙但觉手臂被细绳勒得十分疼痛，若不是有内功护住手臂，早就被这坚韧幼细的绳子将整截手臂勒断。

她自知已支持不久，忙运集残余气力拉起细绳，想在腰间捆住打个结，但此刻身躯飞旋甚急，坠力奇大，此举竟是有心无力。

赵岳枫一直不敢施展内功，但这时眼看形势危急，当下一横心，不顾一切运出内功，双脚猛蹬石壁。他双手发出的内功尽可能抵消上面传来的力道，双脚则向旋转相反方向猛蹬，遏阻旋飞之势。

果然顷刻工夫，飞旋急转之势已大见缓慢。赵岳枫沉声道：“二妹再等一会儿，为兄这就滑下来助你一臂之力！”

要知赵岳枫眼下功力深厚异常，那绳子虽是幼细难以用力，而且他背上还有个一梦头陀，可是他单以两指捏住绳子就足以支承体重，甚且还有能力可以帮助单水仙。

单水仙百忙中叫道：“大哥小心别把绳子绷断！”原来他的飞旋之力极是沉重，赵岳枫以内功及外力便抵消了不少势道，说不定会把那条坚韧无比的细绳绷断。

赵岳枫应道：“这也是没有法子之事，为兄这就要滑下来，你再挺一会儿儿。”

单水仙臂上疼如刀割，但勉力忍住，叫道：“不要下来，快点往上爬……”说时，低头用牙齿将左臂口那四条布带的结咬开，这时如若掉了下去，布带已经解开，非落个粉身碎骨的下场不可。

她接着喘气道：“只要你到了上面，就可以将我拉上去，快，快……”

赵岳枫一听这话也是有理，但只知独自上去，又不能放心她，心下为难之极。单水仙嘶声叫道：“你还不上去，妹子干脆自行摔死……”

赵岳枫大惊道：“二妹勿寻短见，为兄这就尽快攀援上去……”他深深

吸一口气，运动双手十指之上，迅快缘绳而上。

这时旋荡之势更加迅速，但赵岳枫武功高强，反而借这晃荡之势缘攀得更快速。

转眼间已经到达出口之处，只见那黄面小厮和文开华两人站立在边洞处，前者双手握住一枝棍子，挑起绳子，运力旋荡。

文开华尖声叫道：“赵岳枫上来啦，可要出手拦阻？”

赵岳枫越是接近出口，那旋荡之势便越减，而且贴近石壁。耳中听得文开华的话，怒从心起，恶向胆生，大喝一声，身形迅若飘风升高寻丈，这时离洞口，不过两丈左右，他右手已扯出沉沙古剑，待得上升之势略滞，蓦地一剑斫向石壁。

当的震耳一响，只见他身形腾空急升，剑尖上指，宛如附剑飞行。

他电掣般飞出洞口，剑势如虹，直向黄面小厮劈去，手法虽是凌厉凶猛，但剑上只带一点劈风之声。

文开华斜刺里冲到，手中已掣下那支金光闪闪不满四尺长的铁杵猛可挑在剑上，当的一响，文开华震的退开七八尺远！

赵岳枫剑势凌厉如故，丝毫不因文开华拦阻而见迟滞。

黄面小厮见他如此威强凌厉，大吃一惊，丢了手中木棍，忽然飞退两丈。

赵岳枫剑尖一沉，击在地上，登时砂飞石走，而这一招的破空劈风之声这时才透传入耳，声势威猛无俦。这一剑击在地上，用意是消煞剑上力道。这会儿更不怠慢，借势俯身伸手抓住细绳，用力提起。

黄面小厮道：“文老师从左边攻他，我打右边动手……”

两人一齐夹攻而至，那黄面小厮从身上掣出一条七节软鞭，划空而响，如毒蛇出洞，疾袭猛攻。左边的文开华铁杵也自挟着风响凌厉砸扫。

赵岳枫见他们两下夹攻，分明是阻止他救起单水仙之意，一时想不透他们如何要与单水仙过不去，而这刻也没有时间多想，大吼一声，挥剑横扫。

这一剑去势虽快，但一时之间要连封两般兵器，时间上仍然来不及。

黄面小厮喝一声“放手”，鞭尖扫击他肋下火包穴。他这一鞭乃在对方剑势封闭之下，定然伤他不得。可是这一来赵岳枫便无法分手封架文开华的铁杵，势必丢开手中细绳，以图自救不可。

但这一声放手余音尚未消歇，赵岳枫手中沉沙古剑已经迅快掠过，剑尖当一声击在另一侧攻来的铁杵上。文开华尖叫一声，连退十五六步，铁杵才



没有撒手，但虎口奇疼欲裂，整条手臂都麻木了。

赵岳枫古剑扫过之际，一阵无形的剑气潜力四射冲开黄面小厮的七节软鞭，力道强绝，震得他身形不稳，连退六七步。

他虽是退开，但赵岳枫心中却大吃一惊，心想文开华名列四奇之内，功力尚不及他深厚。原来他这一剑分出大半攻势力道对付黄面小厮，如若黄面小厮和文开华两人功力悉敌的话，应该震退同样的远。但黄面小厮只退了六七步，文开华却连退十五六步，可见得这两人功力大有距离。

黄面小厮乍退又进，挥鞭盘打。赵岳枫口中怒骂一声好歹毒的妖女，一招“折木拂日”，古剑迅快劈出，出手去势平淡朴实，但剑上似乎蕴含强大腕力，吸住对方软鞭，啪一声斫个正着。

这一剑又把黄面小厮震开八九步远，本来那软鞭遇弯即拐，遇硬即软。可是那沉沙古剑别具威力，这一剑之力结结实实使到对方身上，硬是把对方整个人震退老远。

他一得此空隙，立刻利用手掌与手臂这一段距离，迅速将绳子圈绕其上，这一来单凭一只手就可以把单水仙吊起来。

黄面小厮退开之后，便伫立当地，怒目望住赵岳枫，道：“你骂我什么？”

赵岳枫怒气填膺，道：“我骂你是歹毒妖女！”

她道：“你已知道我是谁？”

赵岳枫道：“当然知道，你是武阳公的女儿！”

武宫主哼一声，道：“我如果真够歹毒的话，早就就不把绳子放回去了，嘿，那时你还能当面骂我吗？”

赵岳枫一想这话有理，忽然醒悟对方要加害单水仙之故，敢情是因妒生恨。不过同时又记起她对付白霞道人的笼络手段，于是又怒形于色，心道：“你这种手段别想因得住我……”口中道：“笑话，这个逃生之法还是我们教你的，你若是不把绳子放回，你就不止是歹毒，还得加上卑鄙无耻了……”他索性将古剑插在地面，双手收绳，动作极快，霎时已收了十多丈。

武宫主哪知赵岳枫已经晓得了她笼络羁绊白霞道人之事，心想：他这般无情无义，我何须还对他客气？此念一生，转头一看，只见文开华面色泛白，正在调元运气，一望而知他已不能出手拼斗，心念便又一转，我已忍饥挨饿了数日，力气不佳，赵岳枫他却似乎比以前武勇得多，若是定要独自上前拼命，只怕反蒙其害！罢！罢！今番再放过他一次，回头再设计除他便了。

.....

她转瞬之间已转过两个极端相反之念，赵岳枫哪里得知，双手动作不停，一会儿工夫就把单水仙吊上来。只见她将绳子缚在腰间，但吃重的仍是缚在左臂上的那一圈。赵岳枫一手把她抱住，另一手拔起古剑，纵离那个洞穴。

武宫主跟过来，赵岳枫瞪她一眼，道：“你待如何？”她这一生都是颐指气使叱喝别人惯了，哪曾被别人欺负过。这时气往上冲，真想出手拼命。但赵岳枫那对凛凛生威的眼神瞪得她将一肚子气愤硬是爆发不出，当下轻叹一声，道：“你这人怎么啦？我过来瞧瞧也不行么？”

赵岳枫终是英雄胸襟的人物，凡是行事都磊落大度，这刻虽是明知这武宫主满肚诡计阴谋，不可触惹，可是听她说得软弱，也不便再说什么，迅快将古剑插在地上，腾出一手解开单水仙手臂和腰间绳子。只见她面色苍白，呼吸微弱，竟已昏迷过去，心中大惊，连连叫道：“二妹，二妹，你醒醒.....”

武宫主在一旁接口道：“她恐是臂骨已断，痛得人事不醒。”

赵岳枫不快道：“谁要你说话？”

武宫主忍住一肚委屈，道：“你不爱跟我说话也行，但你这样摇撼法，就算她回醒过来，马上就再疼得死过去。”

赵岳枫一怔，停住手不再摇她，武宫主又道：“你虽是对我凶得紧，但仍然愿意帮你一个忙！”赵岳枫道：“去，去，用不着你！”

她咬住嘴唇，心中气恼之极。若是旁人，到此地步定然拂袖而去。但这武宫主偏生不肯走开，原来她自小至今，从来没有人敢拂逆于她，凡事说做就做，是以养成了坚执的性情。

她取出一个小小药囊，道：“你二妹臂骨已断，如果我不出手助你，再过一刻，断折之处血枯骨死，纵然能再接上，只怕仍须一半残废！”

赵岳枫这时才晓得她乃是要救治单水仙，沉吟一下，想道：如果是我断手折腿，那是决计不要她医治，宁愿落个终生残废。但二妹她.....

武宫主看他眼色变动，便即知他心意，不再多言，走上前来，从他手中抱起单水仙，赵岳枫果然松手让她把单水仙抱去。

她把单水仙放在地上，捋起衣袖，露出欺霜赛雪的一条玉臂。只见在近肩手臂上，现出一圈小指粗的瘀黑痕迹，宛如带上一个墨玉臂镯。

武宫主道：“她运气护住手臂，但功力有限，所以外面皮肉只是闷黑了

一圈，未曾勒破，可是臂骨已断，这种骨折最是难治……”

赵岳枫微微俯身观看，满面关怀之色，道：“你能治么？”她哼了一声，想说什么，终又忍住，只冷冷道：“去把那根木棍劈为两半，权当夹板！”

赵岳枫乖乖走过去，如言劈开木棒，取回来交给武宫主，只见她用纤指蘸着一瓶药水，迅快在那一圈瘀痕上轻揉。忽听文开华的声音传来道：“有好些道人上来啦！”

赵岳枫面色一沉，道：“请问武姑娘还须多久时间？”武宫主头也不抬，道：“你如不称呼我做武宫主只叫姑娘，就得把名字叫上……”

这个当儿还扯到这些细节之上，赵岳枫不禁泛起啼笑皆非之感。但也只好郑重而重之地道：“在下不敢请问姑娘芳名！”

她道：“这才像话，我的名字是芳佩，芬芳的芳，玉佩的佩！”

赵岳枫道：“请问武芳佩姑娘这接骨疗伤还须多久时候？”

武宫主道：“快了，快了……”

她仍然没有肯定答复，赵岳枫心中焦急万分，走到文开华那边，从岩石后面探头下望，只见险峻山路上，八名道人鱼贯上山。他们大概不晓得山顶有此变化，是以走得不快。但看来也不须多久就可以抵达山巅。

赵岳枫后定睛看时，其中并无白霞道人在内，不禁心下踌躇，忖道：“这些武当道人们虽是十分鲁莽，但毕竟同属三门四派之人，我如何能向他们出手？但若白霞道人也在其中，便可向他下毒手，暂时惊退其余的人……”

正在彷徨无策之时，耳边忽听文开华压低声音道：“你若是无法出手，何不去求宫主引开敌人？”

赵岳枫回头一看，只见武宫主已经用木棒夹住单水仙手臂，紧紧缚牢，手术已毕，心中登时放下一块大石。当下将一梦头陀缚紧一点，又把沉沙古剑插好，走到单水仙身边，却见她面色已略现红润，分明大有功效。于是向武宫主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在下代二妹向姑娘拜谢，这厢有礼！”

武宫主闪开几步，道：“你忘了早先那种凶霸霸的态度，我可忘不了！”

赵岳枫无言可答，心想她这等说法，哪里还能再求她出手引开敌人。于是俯身抱起单水仙，便待向武当道人们上山的相反方向奔去。

武宫主道：“你得小心些，如果让她的手臂碰到山石树木，那就说不定要终生残废啦！不然的话，明日便能痊愈。”

赵岳枫收住迈出去的脚步，回想道：“那边下山之路更是险峻难行，有

些地方还须攀援而下，那时难保不碰触到二妹断臂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”原来他第一次上得山巅，曾经四下眺望过形势，知道只有一条下山的路，但目下已被武当道人堵住。舍去此路，唯有从这一边翻岩攀崖才能下山。

他的表情尽入武宫主眼中，使她不禁涌起一阵妒念，可是另外一个算计使她抑制住情绪的冲动，冷冷道：“我好人做到底，这就和文香主一齐冲下去，把那些牛鼻子都引开，你们便可乘机从这条路逃走！”

赵岳枫茫然道：“你这话可是当真？”

武宫主道：“谁还骗你！”旋即举步奔去，一面解下腰间软鞭。文开华风驰电掣地赶来会合，两道人影片刻间便奔下山巅。

赵岳枫大感迷惑，惘然跟了过去，隐身在一块岩石后面。

武宫主和文开华身法好快，眨眼间已纵落二十余丈，碰上那一队道人。武宫主憋足一肚子气愤妒恨，这时找到发泄对象，尖声叫道：“牛鼻子还我滕香主命来……”软鞭挥舞如毒蛇出洞，一个照面间就击倒了两名道人。

文开华紧接着冲上去，铁杵上下翻飞，五招不到，就砸飞两把长剑，那六名活着的道人见这两人武功如此了得，都迅快散开。武宫主软鞭起处，又击倒一人。也不恋战，当先冲下山去。文开华紧紧跟随，武当派八名道人只剩其五，都明知不是这两人对手，但仍然挺剑疾追。

赵岳枫在山上遥见武当道人们惨遭杀害的情景，心中难过之极。可是此刻他已回天乏术，只好暗暗希望那武宫主及文开华两人顺顺利利离开武当，免得又有武当弟子伤于他们毒手之下！

眼看人影皆杳，连忙提气纵落，只见他宛如一只大鸟似的在险峻光秃的山路上纵蹿起落，背上手中都带得有人，但依然不减其迅快。

霎时间已奔到早先血战之地，赵岳枫不敢多看那三具尸体，正待疾趋而过。忽然一声呻吟传入他耳中，赵岳枫心头一震，停步顾视，仿佛见到其中一具尸体微微转动。

他迟疑了一下，想道：“我这一过去，势必泄漏行踪，而且还会惹下更深的误会，还是不顾而去为是。”

转念又付道：“我辈行侠江湖，以扶危救困为己志，素来轻己重人，目下若是见死不救，还算是哪一门的侠义之士？”

当下奔过去，只见那道人呼吸微弱，胸前一片血染，一望而知肋骨皆被武宫主软鞭扫断。还刮破皮肉，是以迸流出鲜血。这种伤势自然十分严重，若不从速止血，同时以药物或内功助他吊住一口气的话，稍迟须臾，就得送

命。

赵岳枫小心地将单水仙放在一旁，然后撕开道人长袍，先以点穴手法替他止血止痛，然后取出刀伤药洒在伤口，再包扎起来，接着运一口丹田真气，内功贯注指上，轻轻点在这道人小腹的关元穴上，一股热流透过指尖攻入道人脉穴之内。

只片刻工夫，那道人便自缓缓睁眼，无神的眼光落在赵岳枫面上，忽然一震。原来当日白沙、白霞率众力围赵岳枫之时，这道人也在其中，是以一眼就认出。

赵岳枫郑重地道：“我已用本身一点纯阳真火传入道兄你经脉之内，助你吊住丹田一口气，只要没有别的变故，应可支持到有人救援之时。至于另外两位道兄，已经返魂无术。”

那道人口唇开合了几下，赵岳枫一掌拍在他劲侧的天突穴上，道人咯一声吐出一口浓痰，声音微弱地道：“那个黄面小厮武功好高，赵施主可知是谁？”

赵岳枫道：“道兄不宜多说话，你说的那人就是十面阎罗武阳公的独生女儿武宫主武芳佩。”

那道人似是想到赵岳枫既然目睹此事，又深知敌人底细，这些迹象合起来岂不是证实了谣传赵岳枫已被武阳公降服收护之事？登时面色大变。

赵岳枫沉重地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唉，我要不是手上有两个受伤的人绊住，相隔又远，当时定然要出手阻止……”口气中将心中难过之情流露无遗。

那道人听了这话，心中大感安慰，勉力转头一看，果然一旁还躺着他的女伴。当下道：“贫道青岚，乃是上任掌门白木真人座下第五弟子，今日被那妖女三招之内就击伤倒地，貽羞门声，本已无面目再活在人间。但目下师门遭劫，侠士蒙冤，贫道只好再活下去……”

赵岳枫只听出一句师门遭劫，至于侠士蒙冤之言却没有多想，哪知这话竟是指他而言。他问道：“敌人方面有什么动静了？”

青岚道人缓缓道：“这数日来变故迭起，本派弟子已有多人丧生，幸得敝派四老出手，严密设防，阴风崖之人才无法得逞，但敝派弟子也不敢离山一步，这岂不是千古以来第一大侮辱？”他叹息一声，接着又道：“不瞒赵少侠说，贫道虽然随侍家师多年，也忝列为敝派青字辈九剑之首，但其实一直潜心向道，效法上面的四位师兄，不大涉猎武功之学，是以今日碰上那妖女，无法抵敌，以致辱及师门，真是罪该万死。”